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五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葉世倬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五十四

鹿

明 陳耀文 撰

異名麋牡麋牝鹿其子麋其跡速絕有力麋爾雅麋牡鹿

也夏至解角麟犬牡鹿也麋鹿麋也麋鹿迹也麋大鹿

律主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鹿故六月而生家語

不觸鹿有角而不能觸麋有牙而不能噬

崔豹古
今注

瑤光星瑤光散而為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彘生鹿

春秋運
斗樞

純善夫鹿者純善之獸也道術得則白鹿見王者明惠

及下則見

瑞應
圖

仁獸白鹿仁獸也色若霜雪不與他鹿為羣

晉徵
祥說

殷仲

堪上白鹿表曰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中興
書

乘鹿獻環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戲環白之休符

有金方也

神鹿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

金樓子

迎乘天子征于菹臺獵菹之獸於是有白鹿一迓乘而

逆天子乘萐黃之乘馳馬

穆天子傳

駕鹿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過並公傳乃駕鹿遊乎山

上

買鹿桓公問管子楚之強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奈
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千

萬求鹿於楚人楚人釋其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賈曰
為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

管子

死不擇音晉侯不見鄭伯以為二於楚鄭子家使執訊
告子宣子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
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左傳

犄角范宣子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今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戎子駒支曰昔
文公與秦代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

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

之戎何以不免

襄十四

放鹿兒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歸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傅曰夫不忍于麋又且忍吾子乎

采薇得鹿昔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護得鹿其家遂昌熾故屈子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祐

指鹿為馬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

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為馬高曰乃馬也陛下以臣之言為不然顧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之時秦王不敢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而不能別其是非況于闇

昧之是乎

陸賈新語

鹿王楚王畋於震澤遇羣鹿約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馭羣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王

也今者與其族類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
之族滅絕無有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
日獻一鹿則大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殲絕也王異之
遂命諸將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而往鳴以呼其羣整
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
年王崩遂止山傍人竒其事為立廟因為鹿王廟震澤
事此
楚元王在鬱林大獵于雲夢之澤云後吳侵楚萬鹿乘
月黑馳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達吳

營見鹿迹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叙其報恩曲折楚

王乃為立廟以旌其德仍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

谷廟曰仁鹿廟

地理志青
瑣高議

殺鹿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傍
曰是故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
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上默

然赦之

東方朔
別傳

為幣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藻績為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為薦璧然後

得行

史記

玄鹿鹿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
玄鹿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者
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餘干縣有白鹿土人傳千
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其銅牌刻字在角後云寶鼎二
年臨江所獻

述異記

雨鹿成帝時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味甚美

三角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

餘干得白鹿高丈九寸

古今注

隨車鄭弘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

俠穀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

聞三公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後果為太尉

謝承書

劉攽云淮陰當作淮陽

白鹿甚馴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

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三輔

決錄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

晉考友傳

序

射子母鹿初明帝為平原王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故
不立為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
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
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

矣

魏末傳

禁鹿高堂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殺禁地鹿者身死財

產沒官有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為重禽獸而賤人也
鏡視鹿怪昔張盍躄及孺寧成二人竝精思於蜀云臺
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
道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乃見是鹿也因
問曰汝是草中老鹿也敢詐為人形也言絕即逐其鹿
而走去
抱朴子

逐鹿免難石勒嘗傭於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
過軍人競逐之勒乃護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

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故相救耳

鹿怪謝鯤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
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便
於窓中度手牽之髀斷視之鹿也尋血護焉爾後此亭
無復妖怪

化鹿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獵射為業每入山與子
俱行後忽蹙然而倒化成白鹿兒悲號鹿超然遠遊遂
失所在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

乃于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並有其祖姓名及鄉居年

月焉覩之悔懊乃燒去弓矢永斷射獵

異苑

列異傳不云

晉咸寧中

白鹿就人晉咸和四年七月壬寅長沙郡邏吏黃光於南郡道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光追尋光二百餘步

光遂抱取遣吏李堅奉獻

宋書

白鹿子陶淡侃之孫雅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

晉中
典書

紫纈青裾淮南陳氏於田種豆忽見有二女姿色甚美
著紫纈襦青裾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

見二鹿以刀斫護之以為脯

陶潛搜神後記

救禍項縣人姚年年十餘歲父為鄉人所殺牛後在縣
署前手刃之于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其
事會赦得免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窞數處馬
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鹿令怒引弓

將射之曰此中有穿恐君墮耳令曰爾為何人翁跪曰
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遂滅不見令身感冥事

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文明錄

白鹿山荆山山臨江皆絕壁峭峙五百餘丈亘帶激流
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浮過江行人競逐之謂
至山下必得之鹿忽飛超踰岡而去故名此壁白鹿山

袁崧白鹿

山詩序

孝感伍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墓側有一鹿每襲哭輒依

墳而悲鳴

肅廣濟
孝子傳

丁茂字仲盧交阯人也至孝母終負

土治家列植松栢白鹿遊乎左右

廣州先
賢傳

唐頌字德雅

番禺人遭喪六年廬於墓次白鹿拾食冢邊

觸網解放孫法宗每齎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

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云我是天使來相謝行瘡本不

闕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傳便差一

境賴之

南
史

夢積鹿皮梁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

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歷已久及除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惡之遇疾不肯療

普通七年卒於郡

南史

被箭來投會稽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
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療愈然後去

跪祈命天監中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鹿懷一麋尋當產育就庖衰

切同被剝割因患疾乃深自悔責舍宅為伽藍小莊嚴

寺是也

梁京
寺記

鹿娘真山在毗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
子在地遂收養之既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
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死後入棺武帝致祭但聞異香
不見骸骨蓋尸解也遂葬棺于毗陵因號其葬處為真

山

迷異
記

山客津陽門詩長生鹿瘦銅牌垂注上嘗於芙蓉園護

白鹿惟王昊山人識之曰晉時鹿也上異之令左右周

視之乃於角際雪毛中得銅牌子刻之曰宜春苑中白

鹿上由是愈愛之移于北山字之曰山客

宣室志作張果詩漢武鹿

白鹿升天唐玄宗幸溫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為昭應

縣

會昌解順

會昌新豐也

角八岐唐京師安國寺什元康貞觀中遊學京邑有彭

田之譽先居山野見一鹿角分八岐厥形絕異撫而馴

伏遂養之乘而致遠曾無倦色以三論之文荷之於

背又以小軸係之于尾曳入上都意為戲弄人背駭觀

馬

宋高僧傳

馴墓褚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押不復侵害無量因此

終身不食鹿肉

唐書

獻白鹿不視正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朕初即位即上祥瑞士幹致白鹿其謂我何還

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遂放於苑中焉

唐會

蹄下貫環虞部郎中陸紹弟為盧氏縣尉常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之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失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蹄下貫環胡珣為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

蹄下貫銅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

西陽雜俎

剖鹿得珠唐寶厯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得一鹿鹿
膽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克融以為
已瑞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
請以意推之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
珠變也祿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
融言詞輕發是年五月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

祥驗集

人語開寶七年金陵苑園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
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園荒涼焉

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鬪敵死園亦廢矣

金陵

志

遊北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洵河烏脰骨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麀鹿聲則麀鹿畢集蓋為牝聲所誘人得轂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類至春羸瘦蓋遊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却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逆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

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噉然後殺之鹿何其苦也與夫

狨麝孔雀以有用賈害良可愍之

北夢
瑣言

麋畷麋千百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畷民隨

此畷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博物
記

鹿瓊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
瓊于角下角有班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于口不復

能急走矣

天玄主
物簿

伊尼佛書謂鹿為伊尼山谷詩照灘行郭索焚野得伊

尼般若經世尊三十二相第八相名曲膺纖圖如延鹿
王一云密利伽羅

性驚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良草食九物餘則不
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
山耳薺芘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也凡餌藥
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啖解毒之草也

山谷

鹿市蜀郡頤慕山山有穴如慕之口故名高七百二十
丈崖岩直峭有平地百餘步坦然方正諸山之鹿一日

一聚其中號曰鹿市

圖經

兩頭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為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是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永昌

亦有之

博物志

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主

食毒草名之食毒鹿

魏宏南中志

武陵郡西有山山有獸如

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山中時有見之者

盛弘

之荆州記

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

蜀都賦

鹿寨鹿夜臨宿下鹿角寨大者角而外四圍小者在中

團圍如寨今人以木做作鹿角寨

瑣碎錄

江同祖過郢州

京山晚抵村驛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出觀之彌望可
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向凡數十重兩麀麀
處中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木苗為之一空
獵戶雜沓其傍云不可近近輒觸遭之者多死明旦始
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追隨之伺巨者行前稍遠乃敢
捕射其推弱亦各有所護而還

背食字統云麀驚防也鹿之性相背而食慮人獸之害

也

旅行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禮麗皮納聘

蓋鹿皮也

說文

鹿胎山嵯縣剡山一名鹿胎山昔有獵士陳惠度射鹿
此山鹿孕而傷既產以舌舐子乾而母死惠度遂投寺
為僧後鹿死處生草名曰鹿胎草

浙江志

几化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為

鹿鹿鳴即縣令有罪

獨異志

赤鹿張掖南山一名天山一名雪山出赤鹿足短而形

大如牛肉千斤

寰宇記

馬鹿陶隱居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

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

知趙高指鹿為馬蓋以類耳

爾雅
眞

無用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十

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劉子

舐鹹遼穆宗應歷十一年夏射舐鹹鹿于玉山舐鹹鹿

性嗜鹹灑醢于地以誘鹿射之

國語解

故作醢

麇名苑曰鹿之大者為麇羣鹿隨之皆視麇所往以尾所轉為準故名談者揮焉其尾碎麇以置於衣帛中能令歲久經色不黧以之拂氈令氈不蠹恩平郡譜云沈牛謂之回沙牛謂之磨麇謂之荒鹿謂之擢

無魂麇鹿無魂白瞻善怖

道書

麇茸麇茸補陽鹿茸補陰

項錄碎

為脯麇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為脯

陶氏書

黠獸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
固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

得矣

楚策

並負子海陵沿海洲上蘆葦無際羣麋馬大迅走人欲
捕之雖麋不獲蓋常兩兩並負其子而行

太州志

噬虺食栢西北之麝噬虺而食栢故其香結東南山谿
有松而無栢故麝不結也

趙辟公雜說

固臍商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臍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

自投高岩舉爪裂出其香就繫而死猶拱四足以固其
臍李商隱詩云投岩麝退香

羊

形舉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
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羊大則美故从大羸瘦也羊
以瘦為羔羊子也咩羊鳴也羴羊臭也

說文

文云達小

羊也薛綜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
大曰羊長幼之異名

詩生
民疏

大羊為羴六尺

尸

小羊曰羴

類集

柔毛凡祭祀宗廟之禮羊曰柔毛

禮曲

髯鬚主簿羊一名髯鬚主簿

古今注

羊而不角曰殺羊一

名胡鬚即又名青鳥蛟羊似羊而無角啖之毒

羊贄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

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羊之為

言猶祥故以為贄

春秋繁露

譙周法訓曰羊有跪乳之禮鷄

有識時之候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鄭氏婚禮謁文

讚曰羣而不黨跪乳有敬禮以為贄吉事之宜

六飛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

春秋命
歷序

神次

之號曰皇神出淮駕六飛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六角羊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周厲王元年外國貢

三角羊

述異
記

白血犬戌朝天子于雷首之河乃獻良馬四駟天子使
孔牙受之曰雷水之中爰有黑牛面角黑羊白血也

穆
天

子傳

剗羊齊攻魯魯使柳下惠于齊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
下惠曰齊魯之初封也相與出周南門剗羊而約曰自
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
剗羊不懼矣齊侯乃解兵三百里

說苑

羊舌為氏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
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
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氏

尚羔魯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

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魯以前同贄始知執羔之貴
謀羞魯侯時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
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
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
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
矣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
與羊謀羞哉

符子

土怪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

吾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其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變
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羆羊也

家語

魯哀公使人穿

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

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

土也公使殺羊視肝即土

韓詩外傳

問仲尼曰穿井獲狗何

也仲尼曰以某所聞羊也

搜神記

植羊晉文種菜魯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

大不習小務也

劉子觀量篇

謂剝羊皮用土和之也

羊盟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中里檄者訟三年而獄不
斷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
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中里檄之詞未半祭羊起
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為神

墨子

隱於屠肆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
王反國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
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
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高士
傳

拜鄰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
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遊邑里故人其鄰人
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
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非貧
也
符
子

臧穀亡羊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
事則扶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

其亡羊均也

莊子

荷蓍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垂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尅牽一羊舜荷垂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列子

格虎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無異驅羣羊而致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羊臣竊以為

大王之計過也

春秋後語

鄭太對董卓驅虎咒以赴犬羊

將狼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說建成侯

曰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

將狼莫肯為用

史記

敗羣卜式牧百羊十餘年羊致十餘頭上白吾有羊在
上林欲令子牧之乃拜為郎式布衣中蹻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
矣以時起居惡則輒去無令敗羣上竒其言拜緱氏令

漢書

出澗郡國志云吳房堂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帝封二年有白羊出此淵畜牧者禱祀之初出一羊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今欲生羊禁婦人拍手是

効古也

水經注同

牧讀路溫舒鉅鹿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寫書漢書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慵牧羊每過小學必戲歎流涕時有暇即折

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債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郭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

叱石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

平曰羊在耳凡自不見平乃往叱之曰羊起於是白石
皆起成羊數萬頭

神仙傳

鬼化羊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為誰伯欺
之曰我亦鬼也遂為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
畏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
化為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
繫之明日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搜神
記

化羊曹公收左慈走入羣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
化為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十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為
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遽如

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遽如許追者乃去

仙傳

羊車武帝平吳後多內寵莫知所適當乘羊車恣其所
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

車胡貴嬪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

晉后妃傳

宋之帝好

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

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

徘徊况于人乎以此愛傾后宮

南史后妃傳

劉毅奏羊琇乘

羊車請免官詔曰羊雖無制非素乘者可如其奏

太元起居

注

牧羊張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

放亦竒其才以女妻焉

晉書

質羊桓彝亡後子冲兄弟并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
由得之温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

買得郎買得郎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邊看冲識之曰我買得也遂厚報之

負魚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浮圖證證曰不祥也解早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高僧傳

投客顧需者吳之豪士送客於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坐是流俗道人主當欲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而殺之既行

灸主人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灸下喉灸便自走行道
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之灸猶動
搖乃破出之故是一鬻肉耳道人於是得病作羊鳴吐
沫還寺少時便死續搜神記王克為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
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
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灸先行至客一鬻入
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

而死

顏氏家訓

羊怪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吏於長眠處聞有羊聲疑為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床下有一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

續異記

夢盜入獄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楊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

伽藍記

青衣乞命隋大業中長安趙文若嘗因使暫憩一驛廳上夢一青衣婦女乞命甚急文若驚寤問之乃驛長將殺青犢羊相待也即贖放之

宜祥記

鬪羊王君鼻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策其且敗因上舊
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
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茂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
賜綵千匹 西舍利凡曲名十有二五曰鬪羊勝驃云
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岸強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
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

食頭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嘗晨出有怪在門焉羊
頭人身怪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

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告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

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紀聞

食羊郊公杜悰福壽少，倫日食五餐，一食之費皆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授也。中朝故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國平

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十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
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為
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
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牧者曰此侍御平
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
後旬餘振武節度使朱墜遣使至書於公且饋四百羊
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
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公

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

裔

補錄紀傳
宣室志

一品集冥數論云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惟再
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則萬羊之說疑即杜公事而
宣室志等傳聞之誤耳

蒙皮王處存以輕兵三十蒙羊皮夜布之野李全忠軍

望為羣羊爭趨之

李茂
勲傳

羶根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絕糧遇舊識銀工証昭緯

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椽氈根數十皴盤中猶更有

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南楚新聞

請命黃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
從之諸生醵會市羊以餽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
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
犬亦頗馴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為作犬羊仙

序以記其事

南唐書

羊生人手寧州真寧縣有牽羊教化者其羊胸前有一

手抱胸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為人因過惡致此縣令張元弼疑之主簿尹良臣曰此無他人

與羊交耳衆人皆伏

北窓
記異

苦泉羊梁氏志云馮翊朝邑縣許原下地有苦泉水味鹹苦羊飲之肥而肉美今於泉側置羊牧因相傳渭沙

苑細肋羊諺曰苦泉羊洛水漿

寰宇記元和
郡圖縣志

一角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白澤圖曰羊有

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如驢僧玄裝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上有一村養羊大如

驢西陽

生土拂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垣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連地割之絕則死惟人著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因逐水草以一

二百口為羣

舊唐

大尾月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尋生如故

宋唐異物

志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靈羊尾大者重二十斤行則以車載羊

取脂大食勿斯離國產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縫合仍生不取則脹死又莊浪有餐羊土人歲取其脂羊久復滿腹

二種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羴白而有角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產者百餘斤

膳夫錄

龍羊龍羊出吐蕃及蜀威茂州形似畜羊而大其角繚

上重八九兩黑質而白文帶以為帶膾其用亂屏

宋祁
益州

方物
贊

青羊千歲之樹精為青羊

玄中
記

剡賓國出野青羊如翠

色土人食之

西
陽

四種忽魯謨斯國羊有四種大尾綿羊重七八十斤其
尾濶一尺餘拖地重二十斤狗尾羊如山羊尾長二尺
餘鬪羊高二尺七八寸前截毛長拖地後半皆剪淨頗
頗似綿羊角彎向前上帶小鉄牌好鬪好事者養之賭

博為戲

流羊
勝覽

毛短如犬阿丹國綿羊白毛無角於角處有兩搭圓黑甚異其項下如黃牛袋毛短如犬尾大如盤

跛牂故十仞之城樓李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

韓子
五處

李斯對

二世書曰城高五丈而樓李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李也而難五丈之量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

史記

五角蜀復山郡有五角羊

觥羊觥羊之毅鳴不類

太玄

觥羊大羊也

虎皮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

也

楊子
吾子

淫很卞彬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鵠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很

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
文度其險詣如此

皂莢江東謂殺羊角為皂莢

南史
陳紀

融鉄鑄鉄不銷以羊頭骨灰致之乃消融也

物類相
感志

變羊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與羊
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
遇羣羊遽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作為一大羊
於衆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釋之其一大羊乃

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快樂人何以比遂將
歸飼養以終天年

犬

犬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

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說文

龍犬多毛也獨短喙犬也獾犬

吠不止也樊犬如人心可使也狝健犬也狄赤犬也狡

少狗也匄如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擾搜南越名犬也

上獯韓良犬也狺

鶴

宋良犬也狺逐虎犬也

呂忱

守犬

為獺隴西以犬為猶獾耗皆多毛犬也獠獠也矧屈尾

犬也

何承天
纂文

狗有懸蹄短尾之號殷虞晉契並犬名也

廣雅

槃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募有能得其將吳將軍

搜神作吳將軍
玄中記作犬戎

頭者厚賞之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

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亡三月以其首來帝乃以女配

之槃瓠負女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

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

迎致諸子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

武陵蠻是也

後漢

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

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丈其文

五色因名槃魏畧武溪山高可萬仞半有槃瓠石窟可

容數萬人窟中有石似狗形蠻俗相傳即槃瓠也

武陵記

每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於廟扶老攜幼環宿其
旁凡五日祠以牛豕酒鮓推歌歡飲即還惟不用犬云

辰陽風

土記

逐犬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

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楚詞

矩狗湯四方獻令伊尹請正南以矩狗為獻孔氏曰矩狗狗之善也

執犬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鮑

一作鮑

犬鮑犬者露犬也能

飛食虎豹

周書王會

執虎豹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穆天子傳

龍狗天子東征以行流沙天子之豪牛豪馬龍狗豪羊

上
注龍龍茸謂猛狗或曰龍亦狗名

鵠蒼徐君宮人妊娠而產卵以為不祥弃於水濱孤獨
老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歸獨母
以為異覆煖之遂蚡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
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收養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
蒼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梁界中
今名狗壘鵠蒼或名后蒼

偃王志
博物志

周狗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啖夫獒焉
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

左宣
二

靈

公食趙盾公曰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我將觀
焉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
拔劍於君所盾知之踏階而走公有周狗謂之獒呼而
屬之獒亦踏階而從之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頷趙盾顧
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公

注踏猶超遽周狗可以比

周之狗所指如意跋以足逆蹋之

瘕狗宋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

遂奔陳

左襄十七

狝狗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狝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淮南
記論

茹黃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期年不朝葆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出而自沈於淵荆王乃殺茹黃狗折矰放丹之姬

呂覽

噬犬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與鍼以百兩金

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

昭元事

兄有噬犬弟何欲

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楚詞

吠狗叔孫婣如晉晉人執之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

放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

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昭二
十三

作狗吠文種過范蠡之門蠡于狗洞作狗吠文種曰狗

當吠人蠡乃以我為人迴車至其門入內而拜薦為越

相劉子知人篇曰范蠡于犬竇文種聞而拜之

給祭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亦
細物也特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孤老凍餒無食狗死
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
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

曰善趨庖治狗以會朝屬

晏子
春秋

蓋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惟不棄
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

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

子榿

國狗吳徵會于衛子木曰長木之弊無不標也國狗之
瘼無不笑也而况大國乎

宋淖介鬪閭里有狗宋人之驚狗也其家命之為淖逐
狗不及止而望之自以為過矣

莊子

韓盧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子之壯
犬也東郭綏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綏環山
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

處田父見而護之無勞勅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

頌兵弊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

戰國

策

騏驥長鳴白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曹子連求

自試表

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

緩誅罰思行此術

張敞與嚴延年書

嚴尤謂陳茂曰是猶紿韓

盧而貴之獲也

莽傳

周嘗客謂孟嘗君臣聞周氏之嘗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

能得免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

說苑

迎吠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布衣而
反其狗迎而吠楊布怒將扑狗楊朱曰子無扑矣向者
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列子

跖狗貂勃常惡田單於廟單召而問之貂曰勃然跖之
狗可使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者且公孫
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聞徐子之狗攫
公孫子之腓而噬之哉單乃任貂勃於王

春秋
後語

高祖詔

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故吠非其主

史記

相狗齊有善相狗者其鄰籍之買鼠狗期年而得曰良
狗也其鄰畜之數年不噉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麀麀
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措之其鄰極其後足則狗
取鼠

呂氏春秋

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

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莊子

命狗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狗入

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

乎而不自悲也

子尸

字犬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

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文尸

子

據掖呂后七年三月中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后

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后遂病掖傷崩

史記

生角文帝後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

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

妖狗生角

漢五行志

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

三國圍齊

青骹楊萬年有獵狗名青骹直百金

西京雜記

白望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逐鷹犬皆制佳名狗則有修

毫釐睫白望青曹之號

上

與人鬪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
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

持弓弩至石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也

漢五行志

青狗為怪占仲子婢死有女四歲數來撫循亦能為沐頭浣濯甚令人惡之道士云其家青狗為之殺之便止楊仲文亦言能知家姬死未葬忽起飲食醉后而坐祭床上如此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形露壞垣得老狗便行打死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

桓譚新論搜神北以李德事同

人行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為從事其家狗忽人

立而行家中皆請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為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狗尋于竈前畜火家益驚愕叔堅曰兒輩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亦何所惡也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

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

風俗通

著冠靈帝熹平四年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配人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

袁山
松書

不吠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微時
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桑
無祈好惟好張畢捕魚文臺為作九里畢以贈之文臺

堅字也

郡國
志

上屋公孫淵未亡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

魏
志

烏狗雍闓欲絳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
黑蟬腦三斛斲木溝三丈者三十枚汝能得不夷皆從

閩

華陽
國志

沾草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時遇太守鄭瑒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焚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比有一溪相去三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週迴以身濕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

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週迴覩火蹤跡因爾慟
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太之報恩其於人人不知恩
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
十餘丈搜神記 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
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
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
醒方見之他日又闔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

人過怪之就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

狗夜走歸

續搜神記

天公狗王姥黃龍中九歲病死自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挾將飛見北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伏井欄中

云此天公狗也

洋明錄

崖柴丁謚為尚書多所忽畧雖與何晏鄧颺同位而皆少之惟以勢屈于奕奕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奕小字也言三狗皆欲嚙而謚尤甚

規畧類聚作哇噤事類賦作睚眦

引衣孫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奕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被

殺吳
志

黃耳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豪盛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即騰

上速去如飛逕至機家口街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
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竹
筒中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
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家葬機村南去機
家二百步築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塚

述異記

犬名黃耳

崔豹古
今注

三尺太康七年郊天壇下有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

卧見人則去

魏晉
俗語

犀犬元康中婁縣瑤懷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犬
子雄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搜神記

晉志云

經宿失所在

的尾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快犬號曰的尾
常時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為大蛇圍
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隆僵無所知犬彷徨涕泣走
還船復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二
日犬為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親戚

地狼大興四年廬江瀟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

晉五行志

地中有犬

名曰地狼子掘地得犬名曰賈

夏鼎志

烏龍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唯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然素養一狗名烏龍常自隨婦奴欲謀殺然盛作飯食婦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彊噉奴已張弓拔

刀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食汝
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噉唯注睛視奴
然拍膝大喚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咋
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搜神記 韋善俊挾一
犬號烏龍後化龍乘之飛昇而去續仙傳 韓渥詩洞房深
閉不曾開橫卧烏龍作妬媒

守死詐寃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
劉撫君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

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殺
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和守其主尸屍地覆之後諸軍出
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啟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
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
錄之撫軍拷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

廣古今
五行記

夢咋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
錫林上避之乃墮地后符堅遣荀萇著綠地錦袍從南
來攻未入門大破之

李產集
異傳

歌梅花嘉興縣朱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坐家
有一犬來向休之蹲遍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
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其家驚懼
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鬪並被囚係經
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及弟皆死

述異記

大耗狗宋袁粲父子以舉兵為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
母將投聚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
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即君以求小

利若天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
大氈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
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騎
也南史廣古今記其妻子皆沒于狗

白靈陶弘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鷄犬名白靈鷄名
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目犬北齊徐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令
目之之才厲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

為負帝女南徂

本傳

波斯狗南陽王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
胡諫之歛然研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
後在定州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
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兔血乃

食馬

北齊

赤儀齊高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逍遙郡君飼以梁
肉食縣邑常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

三國
典畧

高思反與諸

貴書云駸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

榮冠軒冕北史後主時為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

號

隋五行志

取箭北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趨近孝

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三國典畧

還家犬吠徐勉為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軍

動經數旬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

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也

梁傳

抱犬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
寒無氈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

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為孝元所禮

顏氏
家訓

黃蒼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唯常養一名黃蒼狗左右
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
昭達領千兵重購之並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
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屍側宛
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殞彪喪墳塚既畢黃蒼又俯伏

塚間號叫不肯離

南史

銜兔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後周書

持齋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胷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腳見人行道即起行道

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
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箇猛狗但見
一狼狗無不競來吠嚙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

隋書

街燭唐武德中高昌王文泰獻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長
尺餘性甚慧能曳馬街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

狗自此始也

舊唐
通典

五狗武三思嘗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并元東相

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丹祖雍
宋之慈李俊所白皆坐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
就殺之時人號祖雍姚紹之等五人為三思五狗

脫禍神龍時唐休景為相有門僧出言多中一日謂休
景曰公有大禍不遠數月然可以禳之公懼而問計僧
曰可於卑冗官中孤寒有才幹者用為曹州因得張君
為之乃問所為僧曰張君赴部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
尺而神駿者張到郡即求得二犬高四尺獻之休璟大

悅召僧視之僧曰極善育后旬日有二刺客為犬所嚙

而斃

宣室志

作人言宗楚客家畜一犬一日忽戴楚客冠人立楚客
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分即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
作妖僭越犯分亦即見殺未幾韋氏敗楚客被斬

孝順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
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廣異記

知難劉巨麟開元未為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丈雄勁

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死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七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撫異記

人性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椀與犬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裴公

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
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竊慮之李以為戲
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讐之犬
見未寢又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
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
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床當喉而嚙嚙訖知謬
犬乃下床憤跳號吠而死

集異記

小狸鄱陽人張朝為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

獲免

南部
折書

青花捧硯者裴至德家僮也其母曰春紅配騶人高璠而生一歲時有卑脚犬曰青花忽來噬兒陰食之至德有良藥封之愈明年夏青花復併兒郊又食訖工以前藥傳之及愈為宦者焉字之曰捧硯委以內豎之職

花鵲僖宗朝宰相王鐸所愛卑脚犬曰花鴨有刺官匿于梁上為犬所覺而免

吠雲杜光庭犬名吠雲可行萬里

肖像寧德大學生黃岳者乾寧中王審知節度武威軍
累辟不為動及審知據閩必欲起之岳投淵而死其父
母妻子二弟一白犬俱赴水死焉偽使者宗舒趙田四

人亦死邦人哀之俱肖像祀之廟稱忠烈王云

福寧
州志

桃花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帝馴擾于御
榻之側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
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
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掘

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裯置園簿中行路見者
隕涕后因以斃詔以槨蓋葬於熙陵之側李至作桃花
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句云白麟赤鳳且勿喜願君

出此懲浮俗

古今
詩話

送歸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寨主妻為吳賊虜去家
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為人也
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即裹糧隨之有驚則引
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

廷封崇信縣君

江隣幾
雜記

慶歷中渭州巡檢張殿直事同

回家後夫妻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

括異
志

羅江慶歷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

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

倉卒時謂之宋羅江

東軒
華錄

渠來虞經臣策元祐時為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

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熟服若素畜養者家人

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至或亂毀簾幃窓牖

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典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飼以肉一斤必欣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為常凡數年經臣敗前一夕渠來亦死

靈犬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者居圍城中族人在西州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所畜犬傍徨其側似有憂思者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庄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置犬背上犬自水竇出至庄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

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
賴以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
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

義犬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
善知人意後白者雙目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
窩卧于簷外花者日含飯吐而飼之夜則卧于其傍白
者既死主憐之埋於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徃埋所迹
數匝若拜泣狀卧其旁少頃始返

建寧志

齧殺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羊羣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

知為不祥後果有靖康北狩之禍

宣靖妖化錄

烏喙蘇子瞻耳得吠犬名烏喙甚猛而馴

闕

遷合浦過澄邁溷而濟路人皆驚

本集

青鷗犬則青頸白鵠飛龍虎子馴良捷警難伸易使也

周處風
土記

駮犬波斯國多白馬駮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駮犬今

所謂波斯犬也

舊唐

如驢蜀賓犬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鞞以呼之

郭義恭
廣志

南斗犬犬虎文南斗君犬也畜之可致萬石黑犬白耳

大王犬也畜之令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

頭家大吉黃狗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五雜

行

尾龍黑狗白頭耳長卷尾龍也

白澤圖

豺跪狗豺之舅豺遇狗輒跪如拜狀

酉陽

鷹背唐伯剛云北方凡皂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

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圍以守之及其出一乃狗也

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

毛耳田獵之際鵬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

背狗

東國客談

遼鵬巢中生獵犬性識頗異每獵而護十倍

常犬然極難得

使遼錄

狗國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
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
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
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
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

五代史四夷附錄

嗥嗥管仲寢疾言于桓公曰東郭有狗嗥嗥且暮欲齧
我假而不使也謂牙牙等之不可用也

管子

信信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信信而

迎吠兮闕梁閉而不通

九辨

猪

參軍猪一名參軍一名豕豕曰剛鬣禮云豚曰脂肥豕

生子多謂之縱

古今注

異呼猪燕朝鮮之間謂之豨關東西謂之豨或謂之豕
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豨吳揚之間謂之
猪子方梁州以豕為猪河南謂之豨吳楚謂之豨漁陽
言以大猪為豨齊徐以小猪為豨豨白豕黑頭也豨豕奏

毛也

何承天
纂文

穀小牝也。豨，牝生三月也。縱，牝生六月也。

或曰一歲曰縱，貳，牝豨也。豨，豨三歲豨，豨壯豨也。

豨，豨也。上谷名。豨曰豨，豨豨息也。豨以穀圈養豨也。

說文

大豨為豨，五尺。

子尸

寢檜，豨所寢。檜，郭云檜，郭所卧。蓐，方言云其檻及蓐曰

檜。舍人曰豨所寢草名為檜。某氏曰：臨淮人謂野豨所

寢為檜。李巡曰：豨卧處名檜。檜是所居之處。

爾雅
疏

四月生斗星時散精為豨。四月生應天理。

春秋說
題解

六九

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淮南子

人立而蹄齊無知殺其君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且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遇賊于門遂殺之而立無知

左莊八

封豕昔有仍氏生女曰玄妻樂正后變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

昭二十八

婁猪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聩獻

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假

太子羞之

定四

烹豚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糗子路烹豚孔子不問

肉所由來即食之

墨子

佩玃子路所鄙好勇力冠雄鷄佩假豚凌暴孔子孔子

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史

牢筴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撻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則汝為之乎為玃謀曰不食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筮之

中

莊子

弗類子車氏之緞其色粹而黑一產三豚其二如之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于已也齧而殺之其同於已也

字之惟恐傷也

子華子

視牲韓昭釐侯見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

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育以其目之視也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

魯津伯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豕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犢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享之王乃命宰夫

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
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
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
燕相游于魯津而赤龜銜夜光而獻符子一云奉璧

相珉留長儒以相珉立名

史記

養猪商丘子有養猪法卜式有養羊法

博物志

牧豕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家貧牧豕海上

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記

漢書

銜駙昭帝時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窳銜其駙六

七枚置殿前

漢五行志

遼東豕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
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
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
東豕也

賤事吳祐字季英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儋石而不受
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

二十石子而自業賊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

已守志如初

後傳

售猪過真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

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

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

其故齋半直以還買猪者買者辭不取穆棄錢而去

謝書

養猪嘍嘍五門子孫凡民之伍

決錄

馬氏兄弟五人共作

五門客舍養猪賣豚故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

五門嘖嘖但聞豚聲

注

驅豕入孫期濟陰人少為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馬遠人往從其學者皆執經壑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人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皇甫

徽猪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推猪以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其猪既以猪還徽

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

董正別傳

人語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

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張璠漢記

蒸豕尤美王濟性豪侈帝幸其家供饌甚豐蒸豚尤美上問其故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不平食未畢而去

晉書

犬豕交劉聰末年犬與豕交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并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

入者

晉五行志

接飲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用杯觴斟酌以大甌盛酒
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
上便共飲之

晉書

進狔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漁釣草澤善歌嘯有一老
嫗識其非常人乃殺狔以進道真食盡嫗又進一狔又
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
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

詣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繫金鈴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至曲阿塘上見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女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

鈴

志怪

為妖李汾撫琴于四明山月夜有女子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留宿極歡汾偷女子青氍履子一隻女泣求不與及明見鮮血滿地驗履乃猪蹄殼也汾惶

駭尋血至山前張氏溷中見一牝豕後足已利一殼豕
視汾瞋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張叟叟即殺之汾

即棄山院別遊他邑

搜神記

誌怪錄尹縱之事同

猪王廢帝狂悖無道囚諸父殿中以明帝肥壯用竹籠
盛而稱之號為猪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
合掘地為坑穿實之以泥水俾明帝內坑中和槽食置
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笑時廷尉劉暉妾
孕臨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太宗嘗忤旨

帝怒乃保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縛付太官
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
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

廷尉一宿出之

宋書休
仁傳

乞命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猪
猪忽唱乞命聲及四憐憐人謂胡兄弟相歐鬪而來觀
之乃猪也即舍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

伽藍
記

相乳陸逞為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

又有獺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後周書

豕語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

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隋五行志

化為異猪安祿山嘗夜宴醉卧化為異猪而龍首左右

遽言之玄宗曰猪龍也無能為者

祿山事跡

狔主饒陽李翟曇勳官番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僊藥占之曰母猪狔主也君必得狔主數日

烏金洪州有人畜猪以致富因號猪為烏金

烏將軍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比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殉女未久車

馬駢聞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
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
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驚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
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舁襯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
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豬無前蹄
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

識豕語咸通初有渤海僧隆多羅者寓于西明精舍能
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于城

西別墅路逢牝豕引諸豚而行略略有聲一朝士戲云
此猪有語否僧曰巨瓊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吃
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慎之果然

闕史

勃賀僧辨聰遊五臺將還京師有老僧託書書其上題
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竊啟封眎之云度衆生畢
早來苟更強住切恐造業復封之至京尋訪不見其人
一日於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猪名勃賀屠者趙
氏猪能令羣猪不亂逸愛食薄苛故以名僧試呼其名

以書投之猪遽食其書人立而化僧徑之五臺訪其老

僧亦化去矣

洞微志

隨聲逐狝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于司原之佃也昔
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諫之西方之
衆有逐狝者聞司原之諫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
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狝司原喜
而自以為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豕俛
仰嗷咿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

肉也

猫

蒙貴猫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絰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閨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射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有經叱撥猫青驄色者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圓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鑲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

西陽

猫鬼獨狐阨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轉入
阨家每一子日夜祠之猫鬼所殺人取其財物置於所
事猫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阨後敗免死
北史隋大業之季猫鬼事起家養老猫為厭魅頗有神靈
遞相誣告京都都縣被誅戮者數十餘家蜀王秀皆坐
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

金載

死願作高宗廢王后及蕭良娣蕭罵曰阿武狐媚醜覆
至死百十願生得一日為猫阿武為鼠吾扼其喉以報

今日即足矣武后聞之不說約六宮不許畜猫

舊書

李猫李義甫柔而害物時謂之李猫

舊唐新唐
作人猫

李德柔

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為韓盧樂工為伶倫諂佞為蹇諤

以此貽譏於世

南唐
近事

搏食鸚鵡武則天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

猫犬互乳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

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窩内飯慣其乳遂以為常殆不可以異論也

金載

夢伏堂限薛季昶為荊州長史夢猫兒伏卧于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月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失猫唐裴寬子諳素好談諧為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

猫諍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傍我搗老鼠兩家不須
爭將來與裴諍遂納其猫兒爭者皆哂之

開元傳
信記

同乳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猫鼠同乳不相為害詔
遣中使示於朝常袞率百僚慶賀崔祐甫獨否中官詰
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上奏言禮云迎猫為其食田
鼠也今對鼠不食無乃失于性乎且猫受人養育職既
不修亦何異于法吏不勤觸耶疆吏不勤捍敵以茲稱

慶臣所未詳代宗深嘉之

舊唐

相乳司徒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其一方乳其子銜而乳之若其

韓文

猫精連山張大夫搏好養猫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入以綠紗為幃

聚其內以為戲或謂搏是猫精

南部新書

人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

言遇昭宗播廷乃求致仕

北夢
瑣言

苗介立成自虛雪夜于東陽驛寺中遇苗介立吟詩曰
為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
那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之乃一大駭猫兔也

傳
奇

白老建州刺史月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
坐而飲一人曰今日甚樂然白老將至奈何因哭入溝
中數月後罷官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於堂西得白鼠七

八枚食之

稽神
錄

善記猫事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
前有大琉璃瓶為猫所觸仆然墮地因驚得疾堯詔錯
為墓誌錯謂鉉曰此文章雖不引猫兒事此故實兄頗
記不鉉為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
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邵思野說

兆祥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
家衆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猫
正卧爐側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

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知妖異未必盡為禍

也

續墨客
揮談

負債為猫和州烏江縣升中寺僧有負主僧今久而不償病且革誓為畜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槩跣入床下覺而異之須臾猫生一子稍長極馴擾其重七八斤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謹隨入有知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號呌若求隱

其事者

泊宅編

章惇為猫宋有盧仙姑者指猫而問蔡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其意蓋以諷京

仙哥河南永寧天壇山中岩有仙猫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鷄犬俱昇仙猫獨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仙哥則聞

有應者

山川紀異

澡洗世俗稱六月六日猫犬澡洗之候

鼠

應星玉衡星散而為鼠

運斗
樞

仲能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

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

抱朴
子

毀郊牛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左蚤風雖細困於安寢鼯鼠雖微猶毀郊牛

魏文與鼯
王朗書

鼠耳口鼠也食牛啣盡而牛不覺

畏人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

何乃弗與田

襄二
十三

社鼠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苦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

韓子外儲說死
同晏子作景公社鼠

不灌屋鼠不薰何則所託者然也

漢中山王傳

馬成人之巨

蠹久依成社不畏熏燒

虞延傳

鼠璞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乃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賈曰欲因出其璞視之

乃鼠也因謝不取

尹文子

馬屎為靈新老鼠為玉璞

上清經

厠鼠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

矣在所自鼠耳

史記

首鼠田蚡怒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

兩端注首鼠一前一却也

漢灌夫傳

掠鼠張湯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兜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

大驚遂使書獄

本傳

鼠舞宮門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

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不容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容易硜硜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生

銜窠數也

漢書

鉅鼠翟方進傳王莽詔誣劉信云父東平王王雲不孝

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

前書

鼯鼠實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
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
攸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
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實氏家傳終軍
事同見爾雅註何承天纂文

唐鼠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
汚浴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鷄犬皆去惟鼠

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俗呼為唐鼠

錄異記

唐

房升仙鷄狗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出腸

也

博物志

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

水經注

鼠齧馬鞍公子蒼舒早惠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
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
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首冲於是刀穿單
衣如鼠齧者繆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
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

兒衣在側尚嚙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魏志

逐鼠丸王肅以銅為逐鼠丸晝夜自轉

酉陽

人言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
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
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
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
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

絕顛蹙而死即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

幽明錄及宋五行志列異傳

死王樂生鼠陳安世年十三初為管叔本客得道叔本年七十猶拜安曰得道者當師吾不羞弟子之禮矣死

王樂生鼠雖為帝王死不及生鼠

抱朴子

愛鼠行跡晉簡文為撫軍時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

無乃不可乎

世說

鼠市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文餘開四門門有
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晉陽秋

射鼠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

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之鐵兆成笑曰允色之鼠

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雄若不見信

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述異

記唐袁天綱子客師高宗置一鼠於匱令術家射之皆

曰鼠客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史

捧朱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嘉夫避住住南壑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床角奴慙而不犯每食以餘飢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裹三斤許珠著奴床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

異苑

養鼠呼名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南齊高逸

杜京產傳

捕鼠齊爵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

藍

金樓子

東昏侯在東宮嘗夜捕鼠達且以為笑樂

南史紀

齧靴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服帶為鼠齧楊遵彥以俗事戲之曰當還官未幾除家令尋失官鼠後齧其靴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

事

談叢

噬衣李曉字仁畧魏太尉虔子學涉有里理釋褐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噬遂不成

行得免河套之難

北齊二十一

失窟蘇徵仕汜水縣令舉止輕薄郎中張元一目為失

窟鼠

載

小人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陷於祿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皆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塚葬畢遂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

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
以事不尅一門遇害

廣異記

西閣舍人李知微夜遊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
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擁侍十餘輩悉
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
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為
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
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佃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

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乃鼠也

河東記

報恩寶應中有李氏家于洛陽不畜狸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言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

宣室志

擁杖而號路敬淳為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

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

久之遷衛令

新唐

白鼠入營王孝傑為清邊道總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為妖王緝大厯中嘗將入朝其前榻囊中忽有一鼠長尺餘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嘗懼有意外之咎今者妖異如是豈非禍之將

至耶後數日果得罪貶縉雲守

宣室志

拱立許昌郝尚書士美元和末為鄂州觀察一日晨興
出視事東帶已畢左手引鞞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過
庭北面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畧無懼意自擲鞞
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墜于鞞中向無鼠妖則以致臃
指潰足之患

關史

銜卷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
無薦託之地主司盡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

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遷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第後主司

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

聞奇錄
五泉子

符斷僖宗末廣陵丐者杜可均嘗大雪訪街西酒家姓樂者求飲見主事者白人以衣換酒收藏不謹鼠齧其衣杜即令治淨室曰項年記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盡此室永無鼠矣生得符焚之鼠遂絕

桂苑
叢談

掘鼠得粟天復中隴右大飢其年秋稼甚豐將穫之間

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斲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
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飢民皆出求
食濟活甚衆

燒尾竇蟠久不第晚娶宇文胡女遂登科時杜尚宅遺
火云因鼠尾踐火而作韋說因謂璠曰魚將化龍雷為

燒尾近日鼠亦有燒尾者璠大慙

瑣言

進士呂口虞部郎中周仁愿監永豐倉有通謁云江州
進士褚昌及見之如十歲小兒出一啟為贄曰幽室微

光寒泉涸滴莊周之室已空孔氏之車何適愿曰孔緒
之車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邁之孫楊中之
子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溘然仆地惟
露幘頭巾子愿遽逐之化為大鼠走入倉下

金玉精陳太者家貧好施嘗夜見一白鼠雪色綠其樹
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其妻子曰衆言有白鼠
處即有藏遂掘之果獲白金五十錠

孫光錄

白鼠身毛皎

白耳足紅色眼眦赤者此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

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

錄異

記

入牛角南漢劉玠初名洪度龍天子龔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小字曰壽命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

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歔

五代史

鼠膽鼠膽在頭活取則有

雜俎

食巴菽鼯鼠地中行鼠百勞所化亦作蚡鼠

字

食巴菽人食礮石而死蠶食而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

食之而肥

淮南
說林

庚申甲子夜鼠伏庚申夜蝙蝠伏

瑣碎
錄

拱鼠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

戰蟻置兵

文
子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

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躍而走去秦川有之

錄異
記

詩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
於頭上跳舞善鳴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而立

孫奭云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
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如毛氏以相為視則視物
之有體與皮者皆可以喻禮何以取鼠

紅飛鼠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瀧州背腹有深毛茸
茸然唯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
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皆買而帶之以為媚樂

嶺表
錄異

鼯鼠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形大重千餘斤
出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田

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鼯鼠者治其皮食為帶頗能滋筋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

有異人多寶之

錄異記

家鹿嶺南人食鼠謂之家鹿

港遊錄

蜜鹿嶺南僚氏如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躡躡而行以筋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食載

廣南府儂人飲食無美味嘗醢鼯鼠捕飛

蟲噉之

雲南志

竹鼠竹鼠如小狗大食竹根出封溪縣

交州記

竹鼯者食

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

鼠王國西域有鼠王國鼠大如狗著金環

加

中者如兔

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佑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
蓋人衣裳得沙問呪願便獲無他釋道安昔西方親見
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精則為王

異苑西域諸國志

鼠王鼠母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

脚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牛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
有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極美

酉陽
雜俎

辟毒鼠大秦國出辟毒鼠

禱特鼠蜀賓國武德十六年獻禱特鼠喙大而尾赤能

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臭而尿之其瘡即愈

唐舊

獻金錢釋善無畏至烏菴國有白鼠馴遠日獻金錢

宋高

僧傳

毗狸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項北使嘗獲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

澠水燕談

刁約使

契丹戲為詩云押燕夷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足裂密賜十毗狸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狔而脆契丹以為珍膳

續揮尾

狀如大鼠極肥膾甚畏日為隙光

所射輒死

陸氏舊聞

有比令邦者以其肉一嚮置之食物之

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

王休使
遼錄

遼史國語解云伊勒希巴

即參知政事也引刁約詩云

松鼠尸子曰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樵

說文山如
堂者密

夜猴宣大間產黃鼠土人珍之凡捕之者必畜鬆尾鼠
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
而出

白貂耶律德光脫白貂以衣晉高祖

五代
史

契丹西北至

伊奇哩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

隋虜
記

天中記

天中記

卷



天中記卷五十四